

蘆浦筆記十卷

此長唐鮑氏知不足齋未刊以前之

鈔本嘉慶見之六興朱氏業繁

吟館燕庭





蘆浦筆記叙



予服役海隅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寮  
往來僻在村疇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  
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  
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循  
其流苟未愜其心則行軫而弗敢釋旁稽力揆偶究  
竟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  
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為十卷有未檢證  
者留俟續編願獨學寡識安敢以為是將求印可于



先覺之士僅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蘆浦乃解字之  
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叙于通  
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烺家予借得命桂父錄之以備  
稗官一種萬曆叁拾有九年辛亥十二月綏安大弋  
山樵謝氏印寓清涼寺之唯心菴校朔後三日書

蘆浦筆記卷第一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  
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  
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鄭玄注曰  
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圜霧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兆  
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賁  
則非占也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為一句二衍賁  
為一句則義理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  
逐虎云其為士者笑之注為善士者以善搏虎有  
勇名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為善士  
為一句則之野為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為卒  
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衆逐虎為一句蓋  
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其不知  
止則士以為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  
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  
章至今以為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  
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於諸侯約今與父老  
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



當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當引以為賢於已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  
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為賢於已漢書節去  
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  
貫

### 廣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廣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  
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  
地故陛九級上廣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廣近地則堂

卑師古曰級等也廣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  
廣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 錫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  
師掌教箏注云箏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招  
魂曰兔曰柎巨柎蜜餌有饀饉此注云饀饉錫也蓋  
戰國時以錫為饀饉後漢亦謂之錫耳今攷毛詩有  
簫簫管篥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耶

###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為寧馨兒王太后怒廢  
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為兒非馨香者觀其語  
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  
云見謝仁祖怕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  
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  
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  
馨語人拒溫詣劉尹卧不起溫彎彈劉枕九迸碎  
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下鬪戰求勝  
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

兒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為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  
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知我今日三郎二開  
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  
勵曰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  
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  
明皇為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  
議否而不知尚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



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  
五角六張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  
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  
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  
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  
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  
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

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  
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滅  
金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柵以石  
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  
於心故予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為蛇懼心



一生則山上之草皆為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  
而不及李萬歲豈偶忘之耶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  
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曼餓死褚薤善終乃大  
相反蓋曼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及壯貌豐美人謂必  
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薤面夫危從理  
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軼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  
類之書皆以泥軼為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  
今攷前漢黃霸傳別為車緹油屏泥于軼前以彰有  
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於車軼之前以屏蔽泥汙耳  
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  
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為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  
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為何物攷二



字皆從竹唐韻謂駕車藩韻略筭必郢切篁先青切  
俱云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  
上聲讀斯可見矣

###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  
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大母為阿負魯肅拍  
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  
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  
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

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君  
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  
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  
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  
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  
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  
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  
裂眼爭卯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  
陽太守王子敬為阿敬王平子為阿平庾會小字阿



恭王詢小字阿荒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  
為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  
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却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  
鳩殷顛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  
崧小字阿儻劉叔秀為阿秀何偃遙呼顛延之為顛  
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  
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為生日  
湯餅耶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  
謂阿買阿舒阿宣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尚

爾嗣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  
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  
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  
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  
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



能共人同生活人間江霧兄弟群從王長史曰諸江  
皆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  
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  
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  
迄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永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狩有大正于商今  
高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逋逃主草  
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  
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紂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苑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

孔氏注云四月丁未以日

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所  
不必言至于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  
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



新義嘗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以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至其終也左射驪首右射騶虞而貫草之射息也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其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為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減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  
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  
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  
愚以謂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皆  
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  
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駘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駘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禱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



侯不效而遽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  
必不然也又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摻於武侯  
自叙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其疑其句讀有所脫  
誤而不敢以臆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侯表較之  
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蘄內翰集見其稱  
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裡亦未嘗疑其脫誤  
然其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及復求之乃得之  
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  
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  
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其任也愚以謂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  
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蓋董允止稱侍郎蓋  
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  
而補之遂為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

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為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為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右魯字子明自號笑鳩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

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漢甄

曩於周益公坐間出示漢五甄皆得于劔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居甄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以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



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  
隸不疑

扈君甲甄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  
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甄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炅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

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甄其文云嗒痛明時仲治無年結種享履

踐聖門智辨賜張

字關

唯孔言寬博

字關

約性能淵

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曷尤乾以茂而不實顏氏暴

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

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關旁耕者嘗獲巨甄二皆為當路取

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甄僅存此范君

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

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

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耶先儒謂謝朓始



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甄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交一甄之重至斤歲月雖無所稽

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蘆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公羊傳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諸侯

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為何物予觀史記周記

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

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公享士會殺丞武子私問王召

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人享趙



文子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亂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今人送餽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夷師燔釋謂火滅為潛、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 賢閔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閔也顏曰閔由也世人乃以太學為賢閔則謬矣

### 仁頻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頻并閔徐廣曰頻一作賓小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即賓根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頻乃與兩頻、三頌頻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 乾鵲

漫錄辨誤論乾鵲音干為無義廣韻有鴉鵲亦起於後來惟王荆公以為處字意見於鵲之疆、甚為有得理然紺珠集載乾鵲云鵲之别名音干又何耶

### 紫荷



漫錄載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為橐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啟以紅藥翻塔對紫荷持橐皆為誤然又引隨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以俟傳識者予考晉輿服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菱荷之荷也

白糊名

漫錄事始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白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寧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為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寄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涪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為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



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秣遺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並以飢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蘆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為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耶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

于宜而曰南還何耶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苕公以宋元憲為宗衮今攷元憲即苕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間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



為相而育特報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  
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  
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為  
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蔣未嘗  
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耶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聲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  
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  
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

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  
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  
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  
大慟遂不執孝子乎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  
驢鳴既英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  
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  
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床曰卿常  
好作驢鳴今我為卿作亂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  
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曰打鴈行亦今人夫亦對卧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鴈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為天下鴈行頓必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為鴈行以朱索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庾橋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喬叅為端右不能與范與話為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

打傘打粘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

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

說得之矣迨世間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

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

印結筭謂之打筭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

酒醋謂之打醋打酒監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

謂之打鋪色褱謂之打角收拾為打疊又曰打併畚

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死打色打轎負錢于身為

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諱僧道有打化設



齋有打供荷胡床為打交椅舞儼為打驅儼又宗歌  
曲調打壞木樓床誰能坐相思人有打睡打嚏打話  
打鬧打鬪打和打合讀作閣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  
打麩打餅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蓆打籬笆街市  
戲詭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糶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為生盆  
莫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官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  
糶始悟為糶盆俗呼為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四

孫叔敖碑

楚相孫若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于循  
吏之首獨載改幣高相事為詳而碑則畧之埋蛇陰  
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  
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謬矣且莊之  
後為共為康為邾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  
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  
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其勤乃得



之故不暇訂正身...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百跋最後方辨其名  
環蔣頴叔作武漢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  
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頴  
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徑  
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  
未詳考耶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  
標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耶因以知  
史筆無羨字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  
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  
佛忍公誤筆爾因書祛見者之感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間率



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以劉禹錫為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訛以傳訛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其古城中八書...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論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

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耶攷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為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為一洗躁勁輕揚之耻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



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為古巴丘城輿地志  
又以吳後主分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  
皇九年章洸巡撫東南遂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  
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間有  
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於巴丘病卒後人因  
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耶然  
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  
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賢女舖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舖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  
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沉于水舖因得名然予嘗  
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畧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  
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  
柰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  
同豈信傳聞之誤耶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勾踐之後  
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



歸番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于下于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為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于越入吳注云於菽聲也史記又書為于越注云菽聲也與於同

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菽聲猶吳人之言句吳耳予謂此于越恐合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濰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水篆額蓋舜葬蒼梧故于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



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  
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拭既新陶唐帝  
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  
溪交流兮谷出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為乎于此苗藹  
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  
物為春皇之仁兮其天曰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  
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  
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盖堯未嘗至南方  
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  
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蓋恐非陶唐氏之  
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  
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

荆欽飛廟

四明城北監倉之西有荆欽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  
淮南子荆有欽非得寶劍于干還渡江中流暴風揚  
波兩蛟夾舟欽非謂洳舡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曰未嘗見也于是欽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  
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



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斬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為  
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弃劍者倂非之  
謂乎今廟稱荆倂飛侯固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  
云嘗蛟自江來窟于此人患之故即其旁立倂非廟  
以鎮之是則真以為荆之倂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  
荆有勇士倂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為廟  
號而况加為侯封哉且次與倂非與飛字皆不同而  
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  
裁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大初  
元年更名左弋為倂飛掌弋射則倂飛之名實始于  
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倂飛射士服虔亦謂  
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鄧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  
德時為鄧州至開元中改鄧為明郡名奉化城號甬  
東地名句章軍號倂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于  
人故人為之祠爾官于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  
神亦歆其祀也

草鞋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



庚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  
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憇其下或易  
扉屨則以其舊拋挂于技上以為戲久而積千百輛  
亦有卜心事者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  
過之有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  
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  
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于其  
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  
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耶抑神何人也是夕  
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舖兵也平生不  
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為送五  
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  
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勅俾血食士曰若何為而  
能靈感神曰是亦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即  
為奏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  
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  
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  
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猷公充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內翰

貫之雜端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鏡於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御藥院公文二道傳 宣精加考校

內臣二人傳 宣賜食并酒

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 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卯刻幸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尚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

傳 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 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祀謚諡 夏璋

覆考經學官 王彭 張允 朱從道



詳定官

賈壽

吳中復

封彌官

傅求

王陶

出義官

王逢

傅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考校所

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絕出眾特異無与比

論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于羣萃中堪為高

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

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于此等中仍分

優劣優即為第四等上

第五等

須必然合落者

謂文理踈淺退落無疑



不考謂犯不考式點類必是禁典  
紕繆謂所試文字並皆荒惡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文點

與

點檢官

孫坦

鄭

穆

進士初考官

沈邁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

獬

李

縱

王瓘

點檢官

孫

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

旼

何

郊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

衮

傅堯俞

張次立

宋

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 又酒果冷食  
編推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煇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闕詳定五號奏取 旨

御藥院闕奉

聖旨看詳定奪新鑲觥觥五號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子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  
公時為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



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  
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攷  
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  
者矣嘗攷

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

帝偏至惺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  
俊四年書

帝編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

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  
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  
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  
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  
天佑生賢名臣輩出生致太平而又留為奕  
冊不窮之用近時

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  
幸之議屢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



所補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因備錄之

###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狎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國初尚循其制予家藏王扶鑿識二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鑿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于帖面攷登科記蓋太宗端拱元年程宿榜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一一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

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久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蘆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註云金根車秦製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  
輿服謂殷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秦  
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  
親耕所乘置耒耜于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及攷  
東京賦有農輿路水薛綰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  
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德宗  
幸望春樓餞之厭翟敞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



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耶韓  
昺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  
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至除拾遺果為  
諫院不受昺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可歎國更  
與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  
十人而以金根車為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  
不復考古而分為二爾

###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而季子作蜀子攷篆文皆無之得魯叡元豐  
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  
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子也  
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闕盈天必非孔子作  
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  
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  
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爾

###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



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  
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  
言紀尔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尔亦微  
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流菴固重局此關割  
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山徽士丹陽外仙尉江舉真宰立石

又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關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甲辰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廓耶奚奪關三字遽也

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關四字我竹

此字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關

字余欲無言尔關五字當去鼓關一字表留關二字當

惟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關五入關二字惟

寧後湯洪流前固重局右言寺尸ナ又關七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尔關字或文但止丹陽真宰此四

知其次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後文乃邵樞  
密亢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隳括故存其闕雖  
有差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圈經亦載羲  
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况作銘  
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  
乃断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  
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  
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  
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  
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  
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  
為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賈翁得故紙一幅陳黓  
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  
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常收  
拓本漢甄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  
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  
君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門  
之樹至於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  
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  
帷雖非屏然以之為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  
家必曰門牆曰屏著是也然多曰台屏從平聲則乃  
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主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  
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曆支俸  
之詰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曆授  
之有頃持曆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錢于前而去寤  
竊恠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啟而視之與夢  
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  
中已批料曆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  
以為巧而不知其曆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  
士夫誦言之具書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  
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  
七八百人行<sup>去</sup>僕稱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  
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固民利等而下之要皆  
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  
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  
人今以一都會之真有是哉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  
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  
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  
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  
寸之牙嘗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  
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耶世有趙鳳必能驗  
真偽而斧之矣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盖用蘇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訖



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為塵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盞  
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熟服無不驗者  
後于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一兩作細末以  
上鷄子青和為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  
清下一服立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  
病此專服大黃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  
至其則非麻黃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  
其女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七

世比事

漫錄取類對為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  
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

子常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  
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  
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  
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  
王問周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  
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  
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禱王曰自  
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  
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

國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蜚  
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  
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非使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与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鄙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聳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

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均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復召而復之  
馮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  
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  
君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  
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

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  
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  
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無執  
則去此其固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  
內持刀兵曰欲報讐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拍人要  
之置厠上欲宿心動而去

樂布傳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萬石君傳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  
齊國大治為立石相

啟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啟母石師古曰啟夏  
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輶轅山化為  
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未禹跳石誤中鼓塗

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將  
生啟禹曰婦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予  
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三相類王本燕漢吳  
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後  
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  
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  
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殮於鼓乃為鳥啄王以為  
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鳥所誤遂巡夫人至鳴鼓王  
以為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為大豬驅



後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遊于廣德縣  
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  
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勅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  
容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  
舉以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  
扣之仍大書一魁字即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  
字詰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

有旨降五甲豈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真  
洞微先生王老至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  
至書大平宰相四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  
方悟其意甫即黼也事有相類如此



蘆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祥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罔思臻至治揔萬機而日慎舉盛典  
以交修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  
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宰茂秉于大鈞矧  
嘗選材久滋著効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忠佐理功  
臣正舉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  
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劉沅雅性之內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履



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與樂名教以為已  
任罄智慮以翊帝謨廼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  
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寶宣精力屬中都之澤尹  
三內閣以參華歲律未周鳳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  
謨明俾佐股肱之良 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  
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協允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  
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贊萬樞之  
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畧  
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工部

侍郎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上柱國  
仍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  
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  
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  
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為史官潤色惟不  
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  
一時褒語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  
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  
祖玠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  
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  
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果鄉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  
軀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  
大法中選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  
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  
郡國效之公亦未嘗有希思意久之除京東輦運遷

京東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  
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老父他日  
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  
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八代輸三年除兩浙  
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遇守  
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  
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勳以  
花石奉民嶽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  
倉卒飛輓繁困而倭幸之徒猶實苑圃以感上心固



執不與勦力諧於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  
疲民費財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  
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  
圖閣待制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立  
祠刻石紀異

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明年北胡犯順粘罕以車數  
萬寇徐、城孤執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  
守虜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草竭死者甚衆  
虜執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

度不能禦乃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  
恩當以死報今日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  
郡而次亡興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虜雖悍  
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  
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尚為誰守乎  
公罵不絕口虜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馮  
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虜賊毋誘我  
吾誓有死耳虜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搯其口流血盈  
襟公猶含血嚙之子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



頤手無挺刃得布囊盛塼擲之力少羗中其畜千戶  
長斃粘罕怒即執掎剗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以  
速降公不顧為虜獻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  
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  
裹以裊褥藁瘞於黃樓側累甃成塚以識之復擁兵  
守禦撫定其衆虜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  
事 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  
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疋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  
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 國家運數方屯

待制宜早為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 等

死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昔年五十二虜初薄城下民  
不得逃公陰令間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  
祀公及倚亦呼為隻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于廟  
勅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為 朝廷盡節以  
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  
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  
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  
為虜將所獲不食三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



長子侂以太僕丞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止徐州  
有武衛軍舊隸於公義不肯他屬散歸在所願以從  
侂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侂為之  
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  
復詔許之行至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  
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遺書屬當  
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膜屬王之翰往焉初趙立藁  
葬公於黃樓側及虜據京東水又弗治彭城皆瀰漫  
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謂之翰曰子非求

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是間即所指求焉有塚瘳然蓋  
以獸瓦啟視見大龜覆其上回顧老媪化為虎而去  
徹甓取骸聯絡不斷類項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  
復炷香泣禱湏臾有指一節浮水上道路聞之莫不  
嘆駭之翰易棺斂葬于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  
徙葬於兗州茌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曰諤  
扈從顯仁太后回銜侂子達留淄川南北隔絕以詩  
送諤曰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  
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邊



休忘舊知恩倘憐萬里親庭在為向雲山處、尋詩  
至而侑卒已一歲矣聞者哀之藍公佐使還侍 高  
宗語次論 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及之 上曰  
王侑有兒女否公佐奏曰侑五子流落中原後居江  
南所生兒女尚俱幼弱今侑既卒窮困可憐上心惻  
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日  
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  
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即日召見賜  
金帛敕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礼孤忠直氣

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  
平生樂于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浩皆公所薦  
起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卞氏二牒

勅泰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早著  
於嘉猷奈未光於餘及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



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  
須若攝長吏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日牒

團縛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衛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事吳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押

###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

患癱風病翰林院若裴官裴裔看驗久遠不堪

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太平

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維揚虜  
騎驟至亟瘞之地中尋復出于兵火煨燼可謂



能實青檀者矣。攻媿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曰  
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教授之官。  
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  
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下君攝  
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九  
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  
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  
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  
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為禹

錫也。

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

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

亦掌本院，皆與此合。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

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

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

而其次子者，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

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

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

之。



蘆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崑崙業炭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  
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々藹々穹々窿々端不可  
以名舉而數同也陞矗九仞簷掀百層及宇吸日飛  
甍列星喙不可以力營而意構也前臨瑤池千頃之  
寒波傍帶銀潢萬疊之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  
之直上蓋九萬風斯下矣維章華三休井幹百尋顧  
孰與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澡心于廣漢之清淵宅意



于無垠之苑圃策氣馬以上征儼神駮而陟步歛兮  
忽兮排天闔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  
之經始也斗舌下命魁靈制摧颺御馳駟霆電急鞭  
瘦崑山空藍田萃剖劇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群仙  
惟五城一覩之珍三猷不逢之寶盖于此山積而雲  
駢然後大匠課程群工謹度琢瑗礪瑛闔珪疊璐層  
翬翼、鵬翅騫雲修梁耽、虹腰漲霧跨空則瓊檻  
瑛橋直明則瑯窓琛戶鏤飛僊以承楣刻蛟龍而纒  
柱鼇矯首而戴墀虬怒髯而攫礎飛鳴之鳥則縞鳳

霜鷲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宇騰輝而曜魄挫芒比綉  
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熒莫得定視而熟睹也爾乃迄  
脫凡近身居沈寥追逸駕于若士揖高蹤于盧敖窺  
倒景之列缺躡閻風之扶搖時則有龍駮鶴馭軼彤  
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于峒峩霓旌羽節光倩  
泚以目眩玉童華女衆馭踏而雲颺或鏗金而憂玉或  
拊琴而鳴壺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者皆水膚  
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交悅不知其所自  
真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



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台州之北傳後世以誇  
雄語茲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草談妙齊諧  
志恠券宇宙之無極狀鷗鵬之變態顧貪常嗜琛單  
見狹聞何足語樓之高大耶  
亂曰  
瓊為棟兮瑤為梁  
鸞題翥兮龍高驤  
瑤欄瑤檻兮  
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  
雲縹基兮霞擁址  
星為經兮  
漢為紀  
俯齊州兮九點  
烟瞰蒼溟兮一杯水  
翠旌孔  
蓋兮駮玉虬  
笙簫杳默兮帝來游  
停駮弭節兮駐雲

軒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尊其詳見  
于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

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  
賀不讀能歛下榻叩頭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  
樓立召君為記憲中勃有煙氣聞行車噫管  
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  
邁真神仙中人跨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  
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并畫



右賦

道君皇帝親灑宸翰于圖之後石湖跋云  
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  
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  
世間俗吏意匠可到暗窓淨几盡卷展玩悅  
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  
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  
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  
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却似化人宮梵

善此云元弥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  
中二云浮黎路依約太微間雪色寶階千萬  
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劍風  
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烟中寒一色扶欄四面  
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嚮龍馭繭雲  
來夾道騫華龍綵伏紅雲扶輅輶天街迎駕  
鶴氅總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  
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  
樓欄外輦道挿非烟閑上鬱蕭臺上看空歌



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  
呂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蝗虫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  
王之有天下也兢、畏、于事天治人之礼無不盡  
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  
所鍾有不可得而違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  
肥其身以孽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  
善政而蝗不入境至于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

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鏘炳明盪人耳目迨茲  
以為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  
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蠹巨  
猾既勦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  
湖之民薨連壤交仰事俯育熙、于、各得其所却  
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不侔則蝗虫之來處此土  
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孽其子若孫其為不可亦明  
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為  
事則蝗虫之與縣令又不得並居此土也道安豐而



西北走曰十里即虜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弑君殺  
母無所不有蝗虫捨此而去彼誰為不可者今與蝗  
虫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  
日不歸是終不肯歸矣是狃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  
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為民害者  
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  
命以與蝗虫從事必盡殺之廼止無俾遺種于茲邑  
蝗虫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鱈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于

此

慤齋銘

家君命物以慤名其齋而命拭銘以告之拭敬問所  
以為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退  
而深思以為之銘

南軒先生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一小天下之理  
惟實為貴實不在外當慤乎已不震不搖物孰加之  
以此操行誰曰不亘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為孝以此事君斯為忠以此事兄斯為悌交于朋友斯為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慤以合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

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

卯也

駮飲箴

合駮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嬪之職一獻百拜尚何酒失後世非古沉湎淫泆婦不復議而侑以色

競致妖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醕頽開主勸客酬笑言歡怡夫豈不樂嗟禮何在狂者斷腸莊毅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胥失顧不足戒襟解薊間一石其飲詼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寔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毖勿違斯言以愆德義

### 駮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即渝盟受殃神昏于傍山童石爛言則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愆



言限右歲誓司農少卿楊 獬正伯揭于生右公臨江  
鄉人也清介有守此文盖有所懲云

盧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卷每疑  
其非是趙使謂合移斷章童穉捧應顛作第四句却  
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為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  
亦成對偶

南齊書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即寧姦臣與逆子搖嶽復翻溟  
摧表分江城曹表闡夏垆虎奔咸逐龍卧獨冥冥



從衆非無術欺孤延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  
管樂韜方略閑徐駭觀聽一言俄選主三顧已忘形  
南既清蠻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  
歷劍兵如水臨秦策若銳舉聲將漬虜橫勢欲逾江  
仲達恥中惘亭毗嚴壁高可煩親細務遠見墮長星  
戰地悲陵谷來賢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  
想像音徽在侵尋毛骨醒遲留慕英氣沈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為諸葛武侯賦也寶  
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為四明節

度推官遂刻石于廳事中更兵火碑仆于榛莽  
因築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  
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

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于  
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  
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今觀  
此詩此字則所謂寶為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劍  
名杜詩秦州見勅目除薛昂有誰定握青萍之



回峰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禪局  
向此開魚龍腥  
不到日月影  
先來樹色秋  
擎出鐘聲浪  
峇回何期隨  
吏役暫得拂  
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英廟字晦叔嘗宰定海  
縣景祐中為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  
墨刻于縣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詩

圖契朴凋推聖智  
萬古奔沉餘未攸  
蘭亭醉墨更無  
加始信功名皆  
僮爾庾翼兒  
即豈不黠自  
是家雞慙

野雉退之疆括六藝  
疎見處纔能到  
姿媚相公有官  
那得取不與官家  
深自秘却因同好  
露心胸謾使蕭  
又誇未計摸金  
不必曹阿瞞  
温韞家有昭陵  
器披沙只恐取  
黃金剔軸誰能  
收故紙天章寶  
塔高嶺峨永  
表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騰傳未  
休善本何辭萬  
金弄

絕覽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  
後山顛有絕覽  
亭鄭剛中亭仲  
過而刻詩柱上  
云目力所臨皆  
在下亭名絕覽  
未為叨文夫心  
地當如此外應  
知更有高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于松風亭  
壁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  
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江  
上濃雲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  
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名與山谷進士同  
年故藏之以詩取知于山谷嘗侍燕席以拌中果子

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  
無有丝毫不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沉  
病政無賴安得若漫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  
之亦有瘞鶴銘詩云當年誰為裒玄黃潮打孤城草  
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  
峰何在烟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覽夜隨明  
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橐  
不傳

石芥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芥詩今未  
忘也擷根山石貯瓶罌桂後緘題見者頽風味莫嫌  
無醞藉孟梓世解作聰明願言則嚏傳心事搔首知  
踟散宿醒晷是徂徠明道地至今姦膽亦兔驚

了頭巖詩

巖前壁間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  
無着其詩云前峰號龜今是龜近岩謂月亦匝月世  
間景幻語未真說着了頭便癡絕蒼然頑石皆天成  
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

城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  
從出祥曦九重綵浪浮龍  
蓋一點紅雲護赭衣  
車馬過打球歸芳塵洒定不  
教飛鈞天品動回壑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  
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  
過宣德樓前扇影開  
奏舜樂進堯盃宣車馬上天  
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烟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



面陸海鰲山十二峰 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  
雲中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綉鞵絨坐三千  
騎玉帶金魚四十班 風細 珮珊珊 一天和氣轉  
春寒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攔  
禁衛傳呼約下廊層 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  
乘一片春雷入未央 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  
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裡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

殿風流韶音下九霄 登複道聽鳴鞘再須酥酒賜  
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  
樂萬寶床邊侍至尊 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  
醺 豈知頭上官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  
玉闥苑花開不度春 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  
侯門景陽鐘動絕歸去猶挂西窓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



月萬井吹香細，風  
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  
王宮鳳蕭聲裡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微明星燭龍銜耀烘殘  
雪羯鼓催花發上林  
河影轉漏聲沉綉衣羅薄暮  
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初  
上豐樂歸遊夜已深  
人未散月將沉更期明夜到  
而今歸來尚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

氣五色雲中應矢聲

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

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  
簾幙人歸

晚處樓臺月上遲  
花市裡使人迷州東無暇看

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綉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沉香甲剪薰炉  
煖玉樹明金蜜炬融  
車流水馬浮龍歡聲浮動建

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兔斷黃梁一夢中

真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



曲天下都無歎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  
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  
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  
非想像者所能道當與夢華錄並行也

又

蜀人閭侍郎蒼舒使虜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  
京華上元景色烘晴畫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  
驟春滿鰲山夜沉陸海一天星斗正紅毡過了鳴鞘  
聲斷迴寫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

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紫愁楊柳寶錄宮前絳霄樓  
下不堪回首願皇恩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踈眉秀日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々風韻爽  
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  
戈流蕩事隨天地翻覆

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竹留落天涯俱  
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  
醪興亡休問為子且醺船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寫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為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却非寫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竒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張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閑舒

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為非良可笑也慶元唐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為儀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冷間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鏡裏山心疊  
琴中恨露濕玉蘭秋  
香伴金屏冷雲  
歸月正圓  
鴈到人無信  
孤損鳳皇釵  
立盡梧桐影  
蓋



魏子敬詞也

何人與誰何處何是也

盧浦筆記卷十終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

博洽矣而

懷王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

讀不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間欲得之而筆札

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輟請俸銀梓于六峰縣齋

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盧浦筆記卷十終

其書西夏字如王與林

半出山書多容語不隨版九隨報半方十八四轉

青烟而下

盧浦筆記卷十終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

博洽矣而

懷王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

讀不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間欲得之而筆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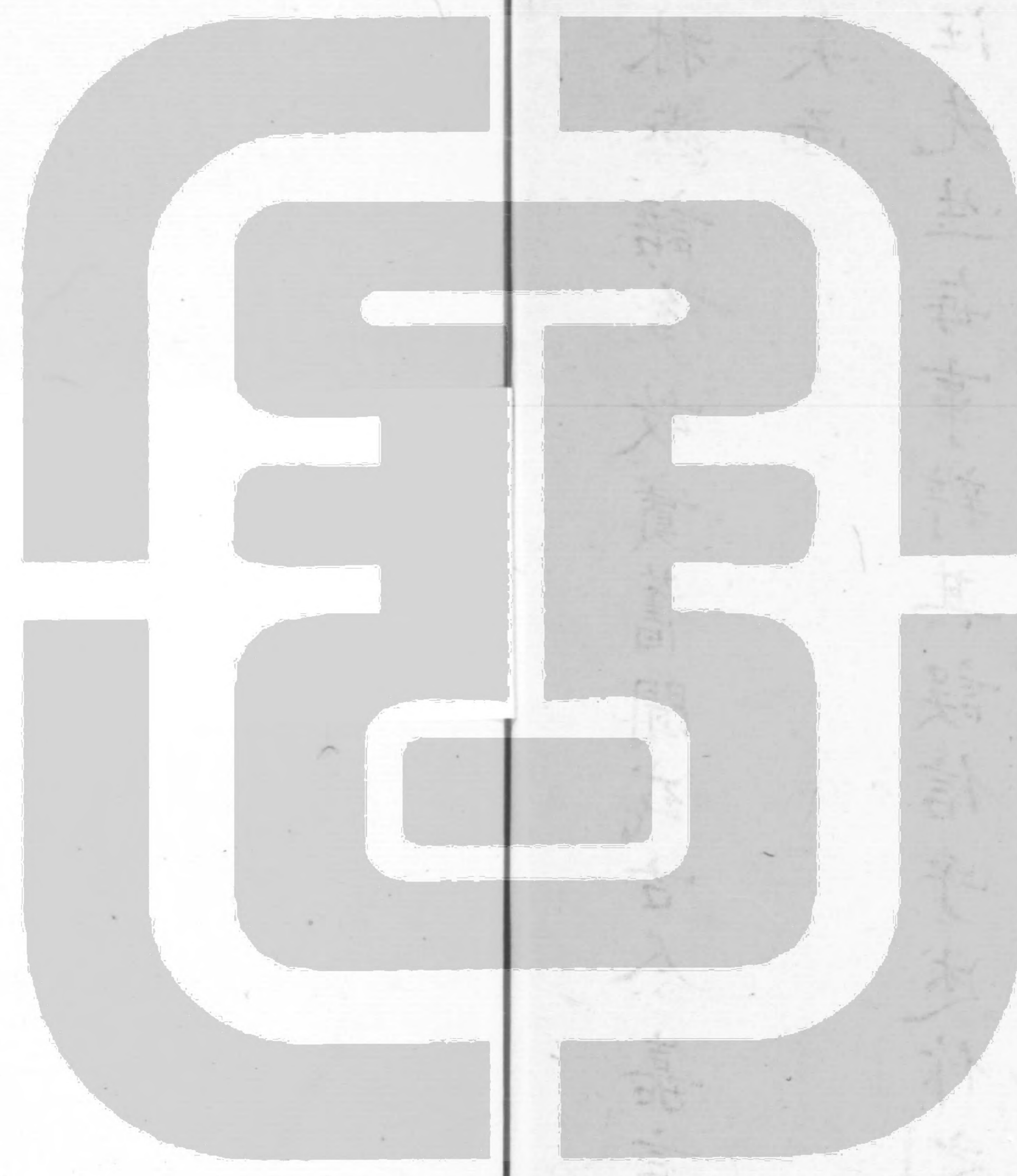
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輟請俸銀梓于六峰縣齋

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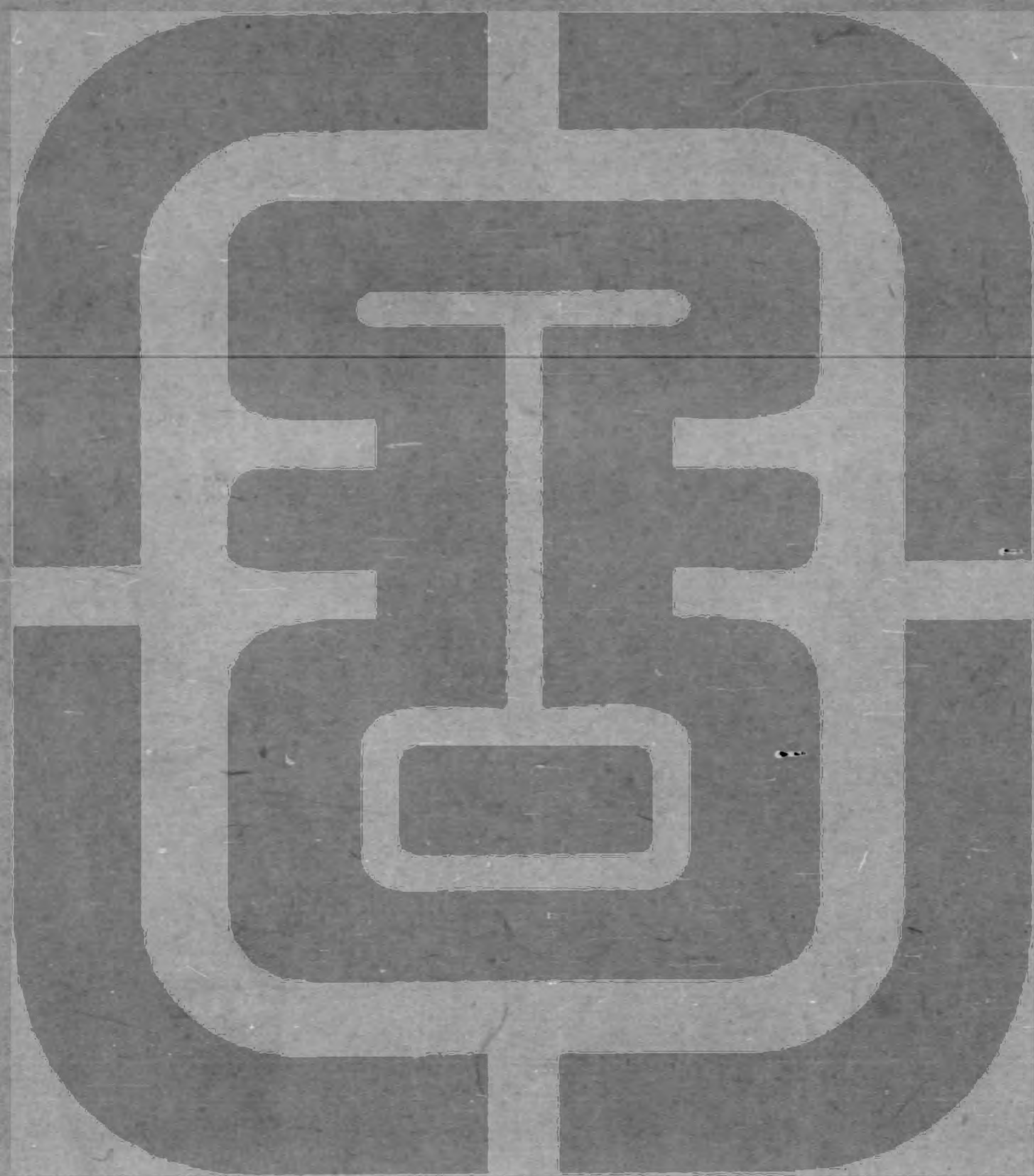


非嫌以與世也亦所關其微也  
在不容於二事也其始雖簡  
終不與世相離也自廣我書  
新王五

新王五  
新王五







22